

雙城記

何冀平

從「鴻門宴」開始

北京人藝請客，不論什麼人，多高官位多大名聲，一律不去飯店酒店，就在院裡自己的食堂擺宴。說起人藝的食堂可不一股，除了飯菜美味，品質保證，最關鍵是一點差錯不能出，劇院的口號是「戲比天大」，如果哪個「角兒」吃錯了東西，上不了台就誤了演出，就是把「天」捅了個大窟窿。做飯的大師傅們不但廚藝高超，還都有藝術水準，每一部新戲上演，大師傅排練廳就跟著看，只要他們說戲好，那一定是上乘之作了。

這次的「鴻門宴」，就擺在人藝食堂的二樓。房間不大，設置也不華麗，但接待過的客人規格可不低。這一天，院長張和平請來人藝幾位第一代功勳演員，最年輕的也七十多歲。他們當中有藍天野、鄭裕、呂中，還有朱旭。朱旭已經很長時間沒上台表演話劇了，他心知院長請飯，必是有事相求，但他還是來了。他說：「明知道是鴻門宴，我還是來了，我倒要看看，讓我演的是個什麼樣的角色。」

酒過一巡，院長發話了，為了院慶六十周年，排演新編大戲《甲子園》，裡面有幾位老年角色，要請諸位老將出馬。席間，朱旭了解到劇本已經完成，劇情講述一個叫做《甲子園》的二百年的神秘古老大宅，現下是一個私人養老院，裡面住了這麼幾位老人，他們年歲差不多，但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處境和經歷都各有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每個人都有

一段不為人知的秘密。裡面有一個被稱為「半仙」的老頭兒，他精通《易經》，會看風水，內心豐富，戲雖不多但很重。他還說：「因為喜歡何冀平的劇本，之前沒有合作過，這是第一次演她的戲。」這幾句話的分量在我心裡非常重，朱老爺子演過多少中外世界名作和電影，塑造了一大批特殊人物，是有高超藝術造詣，獨樹一幟的大演員。

朱旭說，讀了劇本就很喜歡他要扮演的「姚半仙」這個人物，他神秘又真實，寡言卻幽默，手執羅盤，張口就是易經，但說起做炸醬麵又兩眼放光。朱旭先生拜訪風水先生，自己設計了服裝和髮型，專門蓄了鬍子，一出場就找到了人物感覺。他的台詞是一絕，每一句都有獨特的味道，句句都有劇場效果。姚半仙心裡存著一段不為人知、最痛苦的事情，他的兒子是個不務正業的浪蕩子，就想着「啃老」要錢，從來不來看他。他對外說，自己是個無兒女的孤寡老人。最後這件事，被要錢不果的兒子當眾揭穿，深深地傷害了要面子的姚半仙。這一段戲，朱旭在舞台上的爆發，讓所有人流淚動容。

朱旭先生去了，他留下的舞台銀幕人物，深深地刻印在我心裡，將久久留存在人間。

■ 話劇甲子園。作者提供



此山

鄧達智

從吳君麗追憶香港上世紀

一代名伶、電影紅星吳君麗（麗姨）高齡離世，熟知麗姨的朋友都感覺可惜；雖則走紅多年，退休後一直在朋友圈中活躍，人也樂觀、隨和、正面，很得同代人及年輕一輩喜歡。同樣同齡一代經典白雪仙也不計俗套想法到靈堂拜祭，年輕好幾代共事的演員或朋友，無不惋惜。

悼念童年銀幕上熟悉的麗姨，上YouTube重溫好幾套當年叫好叫座經典，首推《青青河邊草》、《瀛江河畔血海仇》、《秋葉盟》、《情長義更長》、《血染蝴蝶夢》……其中又以「堅成」電影公司出品至吸引，那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筆者童年幾歲大時，隨祖母進戲院一知半解看過的電影，隨後在無線電視、亞洲電視粵語長片時段重溫，細認。麗姨走紅時期的粵片製作雖然沒有先她一輩；白燕、梅綺、黃曼莉、吳楚帆、張活游、張英年代的嚴謹，卻又未至於1966、67年之後大量七日鮮粗製濫造，電影反映邪不能勝正，人性黑白分明，社會有公義等等特質。

一直飾演都是正派角色，甚至是被欺壓的善良人物，最終憑堅毅不屈不撓，始終不失斯文的精神戰勝逆境，最後苦盡甘來；正是香港經濟起飛之前，當年不少戰後南來新移民的生活反映。吳君麗亦然，上海出生長大、原籍廣東中山小欖的上海人；戰後隨家人移居香港，相信曾亦經歷新環境新生活的困難，角色演來身同感受，真實感豐富，造就了銀幕上角色被認同的特質。

除了粵劇舞台上演繹的角色比較豐富外，電影上始終不離孤女、歌女、小婦人、棄婦、寡婦等等分類，飾演喜劇尤其搞笑人物絕無僅有，縱使生活艱難，卻未放任自己，保衛傳統矜持，是六十年代香港，甚至海外華人的特質，至七、八十年代後，漸次淡出！



■ 吳君麗當年經典作品，親自演唱主題曲《青青河邊草》。作者提供

旅程的準備

發式

余宜發

因為這次去美國是出席外甥女的女兒滿月酒，我這個「舅公」當然要準備一些禮物給這個新生命及外甥女的結婚禮物。但到目前為止，我還是接受不到我已經是一個「舅公」。

當以前成為「舅父」的時候，已經覺得自己輩分真的大了，雖然有點不習慣，但是挺開心地去接受，但最近更加成為「舅公」，真的不知道怎樣去面對這個稱呼，不過也很有趣，畢竟每個人也在成長，輩分也愈來愈大。

去美國之前，已經問了身邊很多朋友及家人，應該買什麼禮物送給他們，統一了這些意見，得出來的結果就是買「金飾」，因為這是最實際，也是我們中國人在一些喜慶的日子也會送的禮物。但對於買「金飾」這樣事情，自己從來沒有接觸過，所以只好去探求一下。

某一天，到九龍塘一個大型商場，就是去看看那些金飾店的產品，有沒有適合的送給外甥女兩夫婦及他們女兒。但一直也知道，「金」是昂貴的東西，所以也有心理準備及預算，但原來現在的金器款式層出不窮，真的不知怎樣去選擇。因為實在有太多款式，有關店員也很樂意給我意見，所以問了他

們：「如果結婚買什麼送給結婚的人？買什麼送給新生命？」原來很有趣，始終我覺得金飾跟女性也有不配，但我想不到買什麼送給外甥女的老公的時候，就很煩惱了，因為沒理由買「金飾」送給男士，好像有點奇怪，當時的售貨員跟我說：「現在有很多人也會買一條真皮的皮帶，再買一個純金的裝飾掛上去，這個現在也很流行。」但自己覺得總是有點怪怪，因為金飾就不應該配合其它物料，有點不像樣，但最終我也買了，因為真的不知道買什麼好。所以第一次去美國出席滿月酒，原來也有很多事前的功夫要準備。

每一次到外國探望家人，我也會跟他們說：「有什麼東西需要買？」每一次他們也說不用了，在美國及加拿大有很多東西也可以買到，不用在香港買來這麼麻煩，但臨近出發的時候，他們總會有一些要求，其實只是一些生活上的用品，所以隨便就可以買到，而且我也很樂意為他們做一點事，買些小小的東西沒有大不了，最緊要他們喜歡，而且我自己是一個有點購物狂的人，只要想到要去購物的時候，心情也興奮起來，我已準備好了，帶著兩箱行李到美國見我的家人。

隨想

興國

由「當」這個字談起

用西化的語句來說，當我第一次在翻譯小說中接觸當這個字時，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甚至還覺得是理所當然了。但自從看了文學大師余光中的一篇批評翻譯的文章後，就覺得原來當這個字，是可以完全省略的。

余光中說：「五步一當，十步一當，當當之聲，遂不絕於耳了。」因為在英文小說裡，很多時候每段的開頭是用個When字，而翻譯的人一看到這個英文就直譯為當，跟着就是當什麼什麼的時候。所以讀翻譯小說，只要看看段落中的第一個字是否常常出現當這個字，就知道是不是一本差勁的翻譯了。

別小看差勁的翻譯，看多之後，不知不覺就會受影響，寫文章時也充滿當當之聲。比如「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當這個字就是多餘的了，而這正是現時學生作文時，常常出現西化的原因。

當字認為沒有必要的，還有蘇

東坡。因為《戰國策》裡有個「顏觸說齊王」的故事，其中有幾句話是顏觸說的，那是「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蘇東坡在《書四適贈張鵬》，便引顏觸說的話，再加上「早寢以當富」，認為這是四種良藥，他也常常照做。但他卻批評顏觸說，晚食就晚食，為何要當成吃肉？安步走就安步走，何必當成是乘車？那是多餘得很的。

當字在字典上的解釋多達二十多個，其中一個就是作為，亦即是說，顏觸說的安步當車就是走路當作是乘車，但蘇東坡認為不妥當，蘇東坡說的不當的當，自然是解作不恰當不適宜。因為自己沒有的，就必須坦然接受，沒有肉吃就沒有肉吃，沒有車乘就沒有車乘，何以當作有呢？當作有，應該是一種虛榮的心態吧？就像吃素就素，何必弄些什麼素雞素鴨素鵝鮑魚等名稱出來？這是對肉食的意念不能忘吧？也是不當得很呢！

百家廊

雪櫻

記憶中的放學路上總是瀰漫着夢幻般的色彩。學校門口的小賣部、文具攤、櫻花糕、棉花糖……總是能夠吸引我的腳步。平日裡，母親讓我買鹽、買廢品的時候，我就攬幾個鋼鋤留做零花錢。放學後出了校門蹦蹦跳跳來到賣棉花糖的攤前，女阿姨腳踩機器，發出「噠噠噠」的聲音，四周圍滿了同學。高年級的同學出手闊綽，一買就是兩串，請同學一起吃；我們低年級的「小毛頭」眼睛齊刷刷盯着，邊看邊吧唧嘴，有的看一會兒走開了，有的從口袋裡掏出兩個硬幣上前買一串。前腳剛買好，我還沒捨得吃，冷不丁冒出來的同學就搶先一步掠奪一塊，緊接着一陣聒噪的追趕打鬧，我緊緊攥住的棉花糖眼看着變小，還剩不規則的一小塊，我賭氣般的吞下，吞下的還有童年的惆悵。

我最喜歡吃櫻花糕和江米棍兒，五毛錢一塊，熱熱的、糯糯的、香香的，每次我都買兩塊，邊走邊吃，小口咬着這玲瓏的糕點，使我不自覺地想到日本的櫻花，內心飛泛起幾瓣飄零的櫻花。多年後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書中的瑪德萊娜小圓餅再次勾起我的回憶，我甚至覺得櫻花糕就是瑪德萊娜小圓餅。

賣江米棍兒的高個老爺爺是我們班主任的父親，他駐守在學校門口，三輪車上有個製作江米棍的機器，「突突突」的一陣，就會出來很多江米棍，五分鐘一根，同桌葉子每回都買十根八根，好像她很能吃的樣子。時間久了，老爺爺都認得我們，我們把鋼鋤扔進擔窩缸裡，說買幾根，然後自己拿。他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看着我們大口咬着江米棍兒，和藹地說道：「吃完了，趕快回家寫作業，明天再來！」就這樣，他迎來送往，他的攤前成了我們放學後的簽到處，要是他哪天沒有來，我們就覺得心裡空落落的。現在回想，原來，打開記憶這個潘多拉魔盒，最能引人思戀且準確無誤的仍是童年的味蕾，就像一根細細的金線，任憑歲月怎麼磨滅，都不會改變。

放學路上也有危險，同學辰的門牙就是一樁事故弄毀的。那年秋天，剛下過一場雨，路面比較濕滑，放學時我們排着隊走在街上，辰是領隊，走在最前面，快要進大院大門的時候，後面的男同學或許是打開的緣

故，一下子擁了過來，把辰推倒在地，不偏不倚的磕在了井蓋上，接着就是「哇」的一聲大哭，大地也跟着戰慄。整個隊伍瞬間沸騰了，「惹禍了！惹禍了！」辰捂着嘴緩緩站起身來，嘴角氣血絲，臉也有些變形，那個男同學傻了眼，像是被釘在地上，小聲嘟囔着「我不是故意的」，只有他自己能聽見。在大家的起哄聲中，辰哭着跑回了家，隊伍隨之散去，我不知道那個男同學是怎麼走回家的，但他肯定沒逃過家長的棍棒，第二天他父母到學校解決這件事，從他父母臉上的表情就能看出回到家後他經歷了些什麼。這件事很快過去，辰的那顆殘缺不全的門牙，多次修補，還帶過牙套，但是，再怎麼修補也會留下印痕。工作後她成為一名醫生，想必給患者看病時，尤其看到疤痕的時候，她一定會想起放學路上發生的驚魂一幕，令她終生痛心的飛來橫禍。

放學回家的這段時間，我總能玩出新花樣。花壇裡摘草莓，校園裡編柳條，操場上喇叭花，大樹下看螞蟥，教學樓後面臉粉筆……最體大的一次是放學後去西市場買文具。我事先沒給父母打招呼，跟着同桌去了西市場。沒有多餘的錢坐公交車，我和同桌只能靠兩條腿，回來剛進了大院的門，看見我媽在找我，劈頭蓋臉一通怒斥：「你幹什麼去了？讓我滿院子找你！快回家，我給你熱飯去！」我背着書包大步流星往家走，不禁心跳加速，又不住的回頭看看母親，看母親的時候我瞥見了自己的影子，在路燈的照射下，映照出長長的一道，搖曳出內心的孤獨。

放學路上，我最懼怕的是遇見「傻伍子」。似乎每個大院裡都會出幾個精神方面有問題的人，傻大伍就是。他四十多歲，平頭，布鞋，身着藍布褂子，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話，愛換煙蒂，愛用吐沫吐人。他在家排行老五，所以人稱「傻伍子」。見到人先是憨憨一笑，接着就會給你一個猝不及防，吐你一口吐沫，讓你滿臉憤怒，又無處說理，如果不趕快逃離，第二口吐沫會隨而至。放學路上，我沒少挨他不友好的襲擊，往往是正和同學有說有笑的時候，他彷彿從天而降，上來就吐你一口吐沫，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舉着小黃帽去擋，然後低着頭拚命地

跑啊跑，一口氣跑到家，他要多討厭有多討厭。家人知道他經常「惹禍」，把他關在家裡，可他家住一樓，窗戶直衝進大院的過道，透過防盜窗的鐵絲網他繼續「襲擊」路人，好幾次我不幸中招。他的吐沫噴射能力很強，即小心繞着走有時也能被沾上吐沫星子。院裡的孩子經常搞惡作劇扔石子砸他，或者一起喊他「傻子」，他依然回報你以憨憨一笑。我曾經想過很多辦法在放學路上躲開他的視線，但是我發現，我永遠做不到。因為大院的樓宇間的牆上、地上，包括單元樓裡的牆上、樓梯上，都有他用粉筆畫的圓形、方形，畫得規規整整，比用圓規畫得還要精準，叫人瞠目驚嘆。大人們常說：「你看你不好好寫字，還不如人家傻伍子，這學白上了？」聽到這裡，我又頓覺傻伍子不那麼討厭了。

休學在家後，我聽父親斷斷續續講過「傻伍子」的一些事情，他的父母是知識分子，受過高等教育，家庭條件挺好。他的父親曾當過俄語翻譯，後來「文革」時從他家的煙道裡查出很多金銀首飾，他的父親被人舉報是特務。他們一家從北京遷到濟南，來的時候他就精神異常，有人猜測是受過什麼刺激，也只是猜測。前年秋天，我從外面回來，從鄰居那裡聽說「傻伍子」走了，因病去世，在老年公寓。我的心一抖，又一抖，再回首，我竟發現大院裡再也找不到他的粉筆手跡了，樓宇間的牆壁早已粉刷一新，新得有些晃眼，我使勁擦擦眼睛，覺得好像不是真的。我知道，一個時代結束了，消逝的不僅是放學路上的「傻伍子」，還有那些或深或淺的記憶也連根拔起，搖搖晃晃，就像一個人被抽掉脊椎骨，沒了重心。

經過這個夏天的綜合整治，小區這條街變得寬敞更有序了，接送孩子的車流卻依然熙熙攘攘，路兩旁的停車位永遠不夠用，孩子們的放學之路比過去又窄了。是安全警示禁錮了他們的放學之路，還是家長的溺愛阻礙了他們的童年空間，我說不好，只是分外懷念過去放學後的時光，沒有大人接，沒有汽笛聲轟鳴，沒有那麼多的補習班或興趣班，書包也是輕盈的，大步走在放學路上，時不時地用手高揚起小黃帽，忍不住哼唱起歌來，連心靈好像也跟着要飛了起來……

古今談

范舉

「授人以漁」顯真情

非洲的蛋白質食物嚴重不足，而且有不少國家信奉伊斯蘭教，在齋戒月，魚類是唯一可以進食的蛋白質食物。非洲國家知道了中國是魚類養殖業的大國，希望中國能向他們教授怎樣養魚的經驗和科學技術。

非洲很多地方，淡水資源缺乏，很需要節水的養魚技術，即是說，水裡面不要生長太多細菌，要有良好的自然循環。另外，魚苗的培養，也是一個重要關鍵，要做到成本低，效益好。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魚塘裡面的含氧量，如何防止魚類死亡，最後還要有良好的飼料，讓淡水魚生長迅速，讓農民富裕起來，增加收入。

中國大力加強對非洲的減貧交流、開展減貧研究、加強青年人才培養。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就是教授非洲農民養殖淡水魚。

非洲農民開挖的魚塘，主要是從山溪與河流挖掘引水道，引來淡水。但是，引水道都是土壤的，很容易長滿雜草，堵塞了引水道。中國派出的專家，教導他們要養殖鯉魚，清除雜草。最容易生長的吳郭魚（也即是非洲鯽），能夠適應非洲的炎熱天氣，死亡率比較低。中國推薦了桑基魚塘的養殖方式，可以大大節省飼料，而且還能保持水質清潔，節約用水。

中國重視與非洲國家的漁業合作，並急人所急，對非洲青年開展水產培訓。培訓班的形式多

種多樣，除了日常的宣講，還安排了非洲的農業官員和學員都到中國來，實地考察。考察活動受到了學員的歡迎。比如，在無錫舉辦的水產養殖培訓班上，非洲學員對黃鱔養殖基地進行現場教學。在黃鱔養殖大棚內，培訓老師詳細介紹了黃鱔養殖基地的概況及目前的生產運行情況，對非洲漁業官員提出來的有關網箱設施建設、日常管理、產量效益、生態影響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解答。中國對鰻魚人工繁殖的技術，在世界範圍內處在領先水平。而像有着「離水即死」魔咒的帶魚養殖，也在近期被浙江的舟山水產研究所突破了。中國已經為非洲建設了最重要的兩個孵化魚苗的研究池。中國人學會從魚卵開始人工養魚，也不過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

以「四大家魚」為例，建國之初，中國四大家魚的養殖技術也發展出來，但仍基本延續唐朝的傳統——從自然江河裡捕捉幼魚，再實行人工養殖。漁農到魚苗產地購買魚苗，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購回魚苗的成活率還很低。到了今天，中國解決了鯉魚、鱸魚的人工養殖問題，而且又把這種技術轉移到了非洲，幫助非洲國家建立其繁殖魚苗的養育系統。「授人以漁」顯真情，這說明了中國對非洲的幫助是非常細緻的，是真真實實地幫助非洲建立淡水魚的養殖業的。

演藝

小蝶

藝術行政人員的類型

最近看了台灣夏學理教授的《文化行政》一書，其中一章是他將表演藝術行政專家John Pick認為表演藝術行政人員的角色有可能分為七大類，或以多於一種類型出現。我嘗試將他的看法引證在香港劇場的情況，倒也覺得有趣。

他說的第一類型是表演藝術家兼任表演藝術行政人員。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有很多例子，大家都認識的莎士比亞在其劇團內扮演的角色並不單是劇作家，在藝術家的身份以外他還需打理劇團，所以他也是一名表演藝術行政人員。這令我想起已故的香港劇場工作者何偉龍。何偉龍多年前創立團劇團，同時身兼藝術總監和行政總監二職，可想而知工作是何等繁重。不知他是否長期在勞心勞力的壓力下積勞成疾，五十多歲便離世了。

第二類是表演藝術家與行政人員是合夥人的關係。細看文中解釋，我覺得作者是指藝術總監與行政總監是夫婦或伴侶的關係。這種夥伴模式在

香港的劇場甚為普遍，我可以隨時列出十個例子。這類合夥人多是丈夫當藝術總監，妻子是行政總監。我看看很多本來是演員的妻子為了打理與丈夫建立的劇團，只好退休後做行政工作了。

第三類是表演藝術家是藝術家的差役。我親眼目睹一些藝術行政人員要為其服務的藝術家做牛做馬、當跑腿和女傭。當我看到行政人員要為藝術家洗碗碟、丟垃圾、管接送送，我就知道我不是這類藝術行政人員的材料。

第四種是表演藝術家是藝術家的宰制者，文中所寫的是「藝術家的前途被經理人所操控」。這種說法似乎較適用於藝人與其經理人的關係。若應用在香港的表演藝術團體之上，也許可以視為「藝術主導」或「行政主導」之爭。有時候，藝術總監與行政總監會因為希望成為主導而產生矛盾，引起不太愉快的場面出現。

第五種是表演藝術行政人員是政府的差役。作者這樣寫着：「那些在心目中抱持着『檢查制

度』至上，而全然無視藝術家與觀眾存在的行政人員，就是此處所謂的政府差役。」這種情況在香港當然會發生，也是表演藝術家與代表政府的藝術行政人員很容易產生衝突的原因之一。大家各司其職，各為其主或堅持自己的原則，雙頭馬車的立場不一致，自然會產生矛盾。

第六種是表演藝術行政人員是觀眾的差役。作者舉例說在演出時，在前台的行政人員的主要工作就要服務觀眾和滿足觀眾的需求。很多時候，我看到藝團經理要為觀眾提供服務，非常「貼地」。由於他們當時是代表着自己服務的藝團，自然要盡力滿足觀眾在看戲以外的要求。

第七類是表演藝術行政人員只把自己看作是場地管理人而已。一名出色的表演藝術行政人員又豈會只是管理場地那樣簡單？作者是在批評這類得過且過的表演藝術行政人員而已。

同樣，表演藝術行政人員又怎會只有這七類型？不過，這數種分類倒令我對表演藝術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